

父亲的态度

□ 文/陈灵

三十岁以前的文章从没写过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的背影不够高大，肩膀也没那么宽厚，对子女的教育更谈不上有方。那些形容父亲的词，诸如：严厉、沉默、魁梧……好像都和他沾不上边。他是个“另类”，如果必须用词描述他，也许：幽默、洒脱、随性、自我，才是他生活中最真实的样子。

如果我考试成绩排名靠后，他肯定会说：因为你像你妈一样笨，不用太责怪自己。

如果穿了一条漂亮裙子他肯定会说：你太瘦了，穿什么都不好看，你要多吃点饭。

早些年，父亲给我的感觉都是“没正行，没感情，没主见”。直到我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外人对我说：“你独立能力真好，你把孩子带得真好，你一个人生活得真好……”我发现这些都得益于父亲对我的教育，他给了我很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他的“没主见”让我从小就拥有很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从买衣服买鞋子开始，到后来决定念什么专业，决定嫁给什么样的人，决定离开他们身边去哪里定居……所有的这些他都没给过我任何意见，只还是那句：“做你想做的事情，过你想要的生活！”以及后边没说出口的：“为你自己的选择买单！”

所有的这些，他都只是陪着我参与，陪着我经历，而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我。这也许就是书中说到的：“所谓父母，就是那个不断对着你的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写到这行字的我其实有点泪目。我才明白做这样的父母很伟大，但做这样的父母却很难。其实我性格里有很多和父亲相似的地方，我们都热爱自由，性格随性，说话耿直，为人豪爽。这些是别人拿不走的东西，是血脉相承的。

有一次我带孩子从大连回到苏州，回家的路上遇见一对老夫妻，他们背着大包小包像是要赶往什么地方，手中还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孩子蔫蔫地躺在妇人的怀中，看着乖极了。男人和我们对上眼之后，顺带看了一眼我怀中的孩子，立马拽住了身旁匆匆赶路的妇人，立即从包里掏出了两人的身份证件给我们看，颤颤地说：“我们一家是从安徽来打工的，被人骗了不说，身上的钱还丢了，好心人能不能给我一点路费让我们回家。不行的话给我点饭钱也行，孩子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帮帮忙吧！好人会有好报！”还没等我说话，我爸毫不犹豫地从包里拿出了一些钱，具体多少他都没数，但看起来还不

少，塞给那个男人的同时还很仗义地拍了拍他，说了一句：“出门在外靠朋友，遇到就是缘分！”回去的路上我自言自语地嘀咕着：“都没问清楚，要是骗子可怎么办？”父亲并没有搭理我。

就在第二天，我在苏州新闻节目上看到报道说这两口子是骗子，怀里的孩子是不是他俩的还需要做进一步调查。我一边叫爸爸来看电视，一边忿忿地说：“他们居然骗了我们！”爸爸看了不动声色，也没觉得有什么稀奇。我紧接着就问：“昨天你给他们多少钱了？”他还是没有回答我，只是说：“我信他，是我仁；他骗我，是他不义，没什么好计较的。”

其实也对，江湖有江湖的道义，生活有生活的道义。

我大概写不完关于父亲的那些事，那些日常的琐碎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飘散，岁月它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变老，且无可转圜。正如王朔所说：“我对岁月的感受是，往前看，指日可待；往回看，风驰电掣。你能看出更深的东西你就看，看不出起码也能快快乐乐。”



父亲

□ 文/平泽

少年时
父亲是一条河
水流清澈 浪花朵朵
我们在河里尽情欢乐

青年时
父亲是一座山
山体挺拔 树多繁茂
我们在山上纵情奔跑

中年时
父亲是一棵草
孤单纤细 随风飘摇
在等待与守望中
父亲日益苍老

而如今
河干了 山累了 草枯了
操劳一生的父亲
静静地立于故乡的原野
秋去春来 草木枯荣
风在撰写父亲的人生
雨在泣诉岁月的沉重
关于父亲的思念
穿越时空 却在眼前
近在咫尺 却又遥远
父亲的爱与身影
像一把剪刀
剪碎岁月 将心刺痛



□ 文/罗旭艳

读三毛的作品总能令人顿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自己跟着她的笔去了撒哈拉沙漠。她文字的力量总是强有力地触动我的内心深处。

《撒哈拉的故事》由十几篇精彩动人的散文结合而成，主要讲述了三毛看到一张撒哈拉沙漠的照片，因有所感，便决定搬去撒哈拉沙漠生活。文中描述了她与恋人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生活时的所见所闻，与当地相识朋友的故事，每个故事都透露出这个隐忍女子对生活的热爱和面对困难时的坚定。

我想，真真切切打动了我的，应该是三毛她本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作者不管身在何处，都像阳光一样照进喜欢她的读者心里。

《回乡小记》便是本书中的一篇散文，三毛在文中提到：“我虽然常握着我生命小船的舵，但是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在静静闪烁的指路星，却是我的神。”每读到这里，仿佛这些文字是在写自己，每次离家，奶奶总要尽可能地送我到更远，更远。我很明白，年迈的老奶奶生怕这次分离将是最后一次，但总要鼓足劲说：“去吧孩子，不要挂念家里。”她茫然无奈的眼神里装满了慈爱与不舍，就这样在我心中定格！而我的指路星，一直在毛塔的天空，放着璀璨的光。

读到《芳邻》：“感谢这些邻居，我沙漠的日子被她们弄得五光十色，再也不知道寂寞的滋味了。”长久的沙漠生活，让人学到一个好处，任何一点点现实生活中的享受，都能使心灵无限满足，就像我看到国内同事带来的零食，我便没了矜持，也不能矜持。很感谢给我带来零食和辣条的小伙伴们，每次吃到国内的零食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满足。记得之前在加蓬项目的时候，四个人泡一包已经过期三个月的泡面，一人一口分食，竟然互不嫌弃，那便是有

生以来吃过最好吃的泡面吧？那样的生活总是值得怀念。

《白手成家》一则，荷西对三毛说：“你来撒哈拉是一件表面倔强而内心浪漫的事情。”撒哈拉沙漠是这么美丽，而这儿的生活却要付出无比的艰辛和毅力才能适应下去。

她在艰苦的环境中充实却过着如诗一般优美的生活，特别喜欢她装修的小屋，佩服她为了节省木材费用，用两头毛驴将老板不要的装运棺材的木箱拖回家，心情还无比喜悦；临时放在院门口还生怕被邻居劫走了，隔几分钟就要出门去看看；直到等他亲爱的荷西回来了，她才真的放下心来。经过她的设计和他们共同的努力，屋子终于变成了沙漠中一幅精致的油画。虽然房子是租来的，生活却是自己的。

刚来毛塔的时候，我也设想着种几盆花，把门前装扮成田园般，因为我们身处沙漠，很是应景。可直到如今，墙上还是干净得掉渣；门口的几根小葱顶着绿莹莹的脑袋顽强地活着。

“日复一日，我这只原本不是生长在沙漠的‘黑羊’，是如何在努力有声有色地打发着漫长而苦闷的悠悠岁月。”三毛的言辞一定是戳到了我的内心深处。不管在哪里，我们的生活都应该是有趣的；或许，正是这样简单、粗糙的环境，我们才更应该认认真真去生活，将阳光放在心里，更温暖他人。从粗糙到精致，于我来说，也许是一种化蛹成蝶的蜕变！

沙漠没有变，生活得绚丽多姿却能照亮心中的愿景。



期盼

□ 文/刘勇

黄昏 独自一人
盘腿席地而坐
地板上还留存着太阳的温热
绵延的灯光也陆续亮起
暮霭召唤着归期
思念也在凉风中吹散开来

那斑驳的云朵 铺洒在天空中
绚丽的余晖 也只能成为镀边
夜幕终将降临
我的心却是盼望着的
似乎只有深夜里
我们才在同一片苍穹之下
你的酣眠声
才能静静地流淌入耳

飘洋过海而去的思念
也未曾因为距离而褪色
跋山涉水 披星戴月
是对梦想和诺言的见证

亲爱的人
你的美丽在远方已经播种
绽开了娇艳的花
那是关于你的
一丝丝温暖的期盼

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俊傑

朱俊杰 书

野菜香

□ 文/张贤臣

前几日，同事送了我几个“荠菜团子”，说是周末挖野菜的珍贵成果。回头想想，小时候家里穷，吃野菜艰苦奋斗的日子，现已格外令人怀念。

马青菜、曲曲菜、羊狗子菜……小时候总会带着大铲，三五个同学一起去打菜。几个人走在河沟里，眼睛直盯着地上，一旦发现野菜聚集区，大家就一扑而上，单腿跪在地上，攥住铲把，贴近地皮使劲往前推，先铲下一片来据为己有。

要是野菜没采够，家长肯定会骂，一是野菜不够会耽误了喂鸡喂鸭。更重要的是，因为家里穷，拿回家的野菜其实在喂鸡喂鸭之前，要经过一番挑选送上餐桌。

把野菜铺在地面上，最先被挑出来的是曲曲菜。因口感略苦，是蘸酱吃的上品。蘸酱是普通吃法，要是想奢侈一把，那就用热水冒一下，去掉生苦的味道，再用凉水投、切碎拌上蒜泥。让我们期盼的是妈妈会用筷子蘸上香油往碗里滴上几下，顿时携带着蒜香、菜香的味道，仿佛盈满了屋子，尽管这样，每次我还是催妈妈多滴上几滴。

野菜里的香油很珍贵，野菜里的肉末更稀罕。经过暴晒只剩茎，切碎储存起来

的马齿苋，待冬天青菜很贵的时候拿出来，干菜用热水浸泡后做馅儿，放入少许肉末儿更是孩子们翘首期盼的，那时候包出来的饺子极香，让人不仅遗憾为什么夏天不储存一些。

除了吃让我们有所期盼，玩儿的东西更是少之又少。其中，马齿苋就兼具了这两个功能。它茎柔软，小段一前一后掰开，有表皮连接，孩子们就做成项链、手链、耳坠儿，争先恐后的戴到耳朵上、脖子上。

玩累了，孩子们也不忘那些能临时填饱肚子的零食。在他们看来，野菜并不一定非长在地上。玩累的时候，怪叫的肚子早已让孩子对树上的“榆钱”想入非非了，爬到树上，双手抱住枝条，一下就把最嫩的榆钱全部撸在手心，大口生吃，这就算是最甜美的零食了。

过苦日子的时候家里人总说，粮食再多，野菜也要备几锅。艰苦创业的人们也总引用《菜根谭》中的名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来励志。确实，艰苦的经历，更能激起人们在逆境中的斗志和精神。

为了填饱肚子而吃野菜的年代一去不复返，日子好了再吃野菜，不仅仅品尝的是逝去的苦日子，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图/张文杨 文/王田

回项目部的车上大家都睡着了，刘明原本也睡着，但很快就被大伙的呼噜声吵醒了。回头看着这群睡姿左摇右摆的测量兄弟，刘明回想起了他们三天多野外复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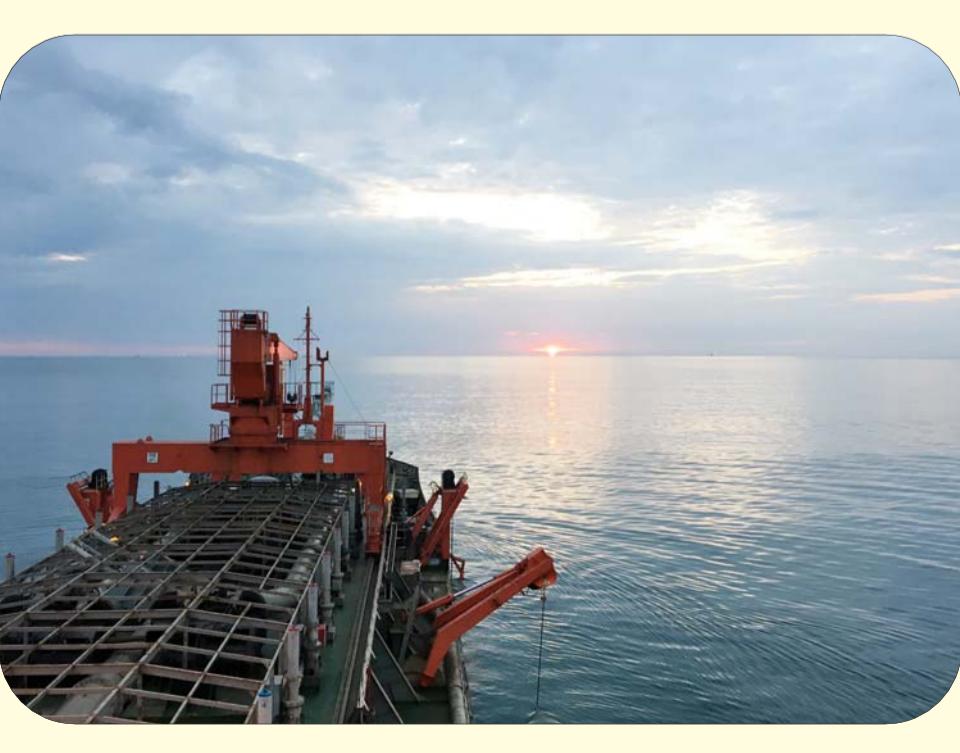
他首先想到了李朋，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个子小，南方人。作为一个“新兵”，李朋上山的时候，一直眼睛看着笔记本嘴里念念有词，“手持仪器上的GPS灯要慢闪，否则要及时联系；A、B灯只能一个亮……”到了测量桩点，他背上静态接收仪冲过去，却发现桩台比他高多了，最后还是身材魁梧的老郑托着他将仪器放了上去，借着老郑的身高他还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仪器是否放正。一切准备就绪后，李朋无意间发现自己的手臂不知道什么时候划伤了。

还有郭俊华，身体肥胖的他，食量比较大。由于下雨的缘故，巡逻车送饭时间总会晚点，三天下来，他瘦了好几斤。“平时吃青菜都长肉，这三天吃面却瘦了下来，看来以后我得多申请野外测量了。”

还有谢良号虽然胆子比较小，却说一个手电筒就能把晚上照亮；还有招蚊子的王勇，到了测量点就将自己武装了起来，虽然捆得紧，却也被“狡猾”的蚊子叮了……

就这样，三天三夜中，12个测量桩点上的12名测量员和两辆测量车，在中山和深圳两地的丛林里往来穿梭，用每一次观测、每一回通话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控制网信息全部收集到位。

这次野外复测，他们虽初入丛林，但他们不畏丛林，乐观坚韧，大抵一航人都是如此吧。



安哥拉日落 李霖宗 摄

渤海